

每個聲音都重要 每個學生都珍貴

張麗麗 老師

小 檔 案

- 系 所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 專 長 歷史語法、漢語語法、語言學
- 教授科目 現代漢語語法、漢語認知語法、語言學概論、漢語語言學、大學國文（現代小說）
- 學 歷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士
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 經 歷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六度獲獎）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四度獲獎）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二度獲獎）



採訪・撰稿／黃怡菁
攝影／楊文卿

我因依附著您 飛翔



「有時候，真覺得自己成為理念的奴隸，
被開課時的宏願套牢了，
但也心甘情願，甚至樂此不疲。」

「我覺得老師不僅僅只是在上語言學，更是在教導一種嚴謹的思考方式」、「老師很溫柔，也很威猛，坐在那邊給人不怒自威的感覺，但也可能是因為老師的態度，我們學生才會對這堂課比較認真」、「老師很用心地在經營這門課，而且修養很好，很願意和我們分享她的個人體悟與經驗，是國文課也是人生的課……」張麗麗拿著一疊學生的講評意見，手指頭一頁頁翻著，臉上掛著親切的笑容。

張麗麗在臺大中文系任教十多年，她在中文系開授的課程有語言學概論、漢語語言學、現代漢語語法、漢語認知語法，另外還開設大一國文。她的教學理念十分簡單，希望自己能成為大學時代嚮往的老師，不僅要眼界開闊，更重要的是能讓學生看到專業領域的全貌，以及課堂所學在該領域中的位置。

每一年學生的作業，以及學生的信件、意見，她總是悉心保存，並將之仔細分類，教學數十年下來，累積的文件厚厚一疊。對她而言，每位學生的聲音都很重要，「因為每一個學生都很珍貴。」張麗麗的聲音不大，卻很堅定。

學生眼中「非常用心」的老師

「老師的用心我們有目共睹」、「老師的作業布置真的是用心良苦」、「老師對於課程的設計非常有想法」，仔細翻閱學生的意見，張麗麗在教學上的「用心」，最受學生肯定。在臺大任教期間，她共獲得四次教學優良獎，在批踢踢（PTT）課程版上，更有學生以「智者」來形容她。

「我不是智者，我只是很傻。」聽到學生們的評價，張麗麗面露訝異地說。她認為自己傻是傻在願意為學生做更多事情。這份傻氣，便是來自她個人的教學理念：「念大學時，很渴望站在山頭的老師能夠告訴學生知識的全景，而不是放任學生在知識之林中迷走。當了老師後才知道，要做到這點，十分不容易。」張麗麗說。

為了成為自己過去嚮往的老師，張麗麗選擇開設格局相對開闊的課程，也因此得花費更多心力備課。她會針對課程所需，深入閱讀追索相關文獻與書籍，希望給學生紮實的內容，盡可能用最簡單的話把觀念說清楚。



■ 張麗麗廣讀各種書籍，盼能帶給學生紮實的內容。（楊文卿／攝影）



■ 張麗麗教學認真，深受學生肯定，更多次獲得教學優良等獎項。（楊文卿／攝影）

此外，她會親自做教學投影片，摘錄重點精華，從中挑選重要議題作為每週授課重點。學生們的作業也不假他人之手，全由她親手批改、給予意見。

帶領學生從人群中認識自己

以大一國文為例，張麗麗要求學生撰寫一份文化觀察報告，主題不拘，不論是社會議題、家庭、學習或人際關係，都能作為觀察的對象。期末則是根據這份觀察報告寫出一篇小說。最後她會摘錄每一個學生的小說字句，放到投影片上和學生們分享。

但張麗麗做的可不是簡單的摘要，而是就該班學生特質將學生的小說，一一分類並排序，做出獨一無二的作業光譜。「我們每學期介紹十二位作家，每位作家有自己的顏色、溫度。同樣的，學生也有自己的。」張麗麗希望透過寫作，讓學生看清自己的色調，認識自己，所以她會逐一分析學生小說的字句，讓學生知道自已的文字呈現什麼樣的色彩。

在那些故事當中，有的人文字天真、充滿傻勁，有些人的文字卻暗示著空虛和無助。「文字很黑暗的人，多半是內心破了一個大洞，他的人生會很嚴峻。」張麗麗語氣低柔。

看見了自己的色彩，便能知道自己在人群之中屬於光譜中的哪一種光系，張麗麗認為這門課最大的目的，就是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學生才十八、十九歲，他們還不是那麼認識自己，對於世界、對於人的狀態還不是那麼了解。」她說。

雖然這樣整理分析學生作業是一件苦差事，但張麗麗輕聲地說：「我認了。」她相信透過文字，當事人可以知道自己在光譜中的位置，他便有機會調整，或是慢慢從暗黑調到亮白，或是變得更为「出色」。「我知道學生聽到這樣的講評，他們的心底會被觸動。」

在她的課堂上，沒有一個學生的聲音會被遺漏，他們每個人的話都會被摘錄，「你不能忽略任何一個寶貝，他們每個人都很珍貴。」她的眼神，投向了坐在一旁的學生。

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在同事和學生眼中，張麗麗是個拼命三郎、苦幹實幹的人。除了三餐時間外，她幾乎全心投入備課和研究之中。對她而言，周一到周日都是工作日，唯一的休閒是和女兒逛逛街，然後再回來投入工作之中。

由於自身的學術研究工作，再加上備課、作業的親力親為，長期下來，張麗麗的身體開始不堪負荷。「上學期第一次開研究所的課，上完這門課程後，真的覺得自己身體垮掉了。」她的喉嚨更因為壓力的關係出現問題，如今說話稍久或是吃到太刺激的食物都會發痛。



■ 在張麗麗的課堂上，沒有一個學生會被遺漏。
(楊文卿／攝影)



■ 教學多年，張麗麗仍堅守為師
初衷。（楊文卿／攝影）

對於教學的辛苦，張麗麗曾寫道：「有時候，真覺得自己成為理念的奴隸，被開課時的宏願套牢了，但也心甘情愿，甚至樂此不疲。」教學十多年來，其本心未變，仍然堅守當初為師的自我期許。

醉心研究 從未想過成為教師

談起當初成為教師的緣由，張麗麗笑說其實自己從未想過會成為一名老師，「如果在大學時期，別人問我想不想當老師，我會跟他說你在開什麼玩笑。」她就讀碩士班時，便在中研院當臨時約聘助理，每天上班都在做研究，追尋語言中隱藏的規律，下班就窩回自己的小窩，看看小說、聽聽音樂，如此愜意的生活，就這樣過了十年。

直到生活中的一場變故，經濟突然陷入困頓，為了女兒的生活著想，張麗麗不得不另謀出路。在親朋好友的鼓勵下，她決定回去清華大學攻讀博士，並積極發表學術論文。畢業後半年適逢臺大中文系招募教師，便鼓起勇氣投出履歷。

「那時候去面試時，台下有四、五十位教授跟我面談，當時很緊張，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場。」她坦言那是一次難忘的經驗。為了生活、為了女兒，雖然對教學一竅不通，還是努力嘗試。「剛開始我真的什麼都不會。」張麗麗說。

幸好當時有其他教授提點，告訴她一些授課技巧和課程規劃重點，「最重要的還是要靠自己摸索，在實際上課跟學生互動後，知道哪裡不足，再慢慢改進。」張麗麗笑說。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的上課經驗，她坦言當時非常緊張，「尤其是那堂課講完後，離下課還有十分鐘，我腦中一片空白，只好東扯西聊，盼著下課鐘響。」提到當年的窘迫，總是輕聲細語的張麗麗，聲音也不禁大了起來。

當年的生澀，如今已不復見，曾經只想當個家庭主婦的張麗麗，如今成為學生口中的「麗麗老師」，不論是課業或是生活的問題，她總願意花費時間，幫助需要的學生，甚至主動發現那些陷入困境的同學，讓他們有所依託。「學生們常常會寄信給我，告訴我生活的現況或是遇到的困難。」張麗麗說。

有些修完課的同學會主動來信約吃飯，聊聊天活活況；也有畢業的學生因當前的生活經驗重新思索課堂上的文本，並特地寫信給她，分享他們對於人生的新體悟。



■ 每年張麗麗總收到許多學生的感謝卡。
(楊文卿／攝影)



■ 願意花費時間傾聽，張麗麗成為學生寄託的對象。(楊文卿／攝影)



■ 張麗麗與大一國文班學生期末合影。（張麗麗／提供）

幫助學生看見自己的價值

「麗麗老師特別親切，完全沒有老師的架子。」目前就讀中文系大四、身兼張麗麗計畫研究助理的李育憬說。李育憬擔任張麗麗的研究助理已兩年多，在她眼裡，張麗麗不僅對待學生親切，「同學們更說麗麗老師特別萌，好喜歡她。」

聽到李育憬這麼說，坐在一旁的張麗麗不禁莞爾道：「『萌』就是迷糊的意思，迷糊確實是我的特質，生活上我比較粗線條。」

參加張麗麗帶領的讀書會、目前就讀中文所碩士班一年級的周世平，則說張麗麗特別謙虛，他認為這可能和其專業領域是語言學有關。「世界上依然存在很多難以解釋的語言現象，當我們在面對這些現象時，我們只能向它低頭，只能誠實地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周世平認為張麗麗的謙虛，正是由低頭而來。

對張麗麗而言，語言最神秘的地方，在於人只能臣服於



■ 張麗麗認為教學成就感，來自於幫助學生看見自己的價值。（楊文卿／攝影）

它。「我們每天使用語言，無形中也被語言所框限，所以語言的限制，也就是人的限制。」在語言學概論的第一堂課中，她總會先拋出一個問題讓學生思考：「當人不會說話、沒有語言，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生物的演變規律，同樣出現在語言身上，「語言自有其規律與脈動，隱身在日常生活中，也潛伏在歷史文獻中。」張麗麗認為語言學的工作就是要看清語言的面貌，「讓學生看到語言的規律、知道語言本身有什麼特性，甚至為之著迷。」她認為中文系的學生應該要有語言的自覺力，才得以從事更多的文字工作。

回想教書十幾年來的經歷，張麗麗認為教學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在於能用清晰的方式帶領學生領略語言的奧妙，並且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看見自己的價值。